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 
第十四回 賽活猴誠心訪賢嫂 陳清秋無意見夫君

殿曦嵐說明自己的傷是被一位小師父叫戒塵給治好了的，她是老尼淨修新收的徒弟。阮英馬上就聯想到，是不是我嫂子陳清秋啊？唐鐵牛就湊合過來了：「師弟呀，是不是我弟妹呀？」

阮英說：「不一定，她能出家嗎？」

姪子說：「不管是不是她，咱們去一趟好不好？咱們要攻山破寨，蓋嬌娘這個小丫頭就是我們的勁敵，沒有陳清秋，誰也對付不了她，沒事兒她拿那迷魂手帕窮抖擻，咱們誰受的了？」

阮英說：「不管如何，咱們去一趟吧，真要是我嫂子在那兒，那可是用得著的人哪，曦嵐哪，你陪我們去一趟行嗎？」

「行啊，走吧！」

唐鐵牛，阮英跟著殿曦嵐，就來到了連雲庵，叫開了廟門，他們幾個人走進來，小尼姑把他們領到了禪堂，向老尼說：

「師父，這幾位施主要見您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請坐請坐，快給幾位施主獻上清茶，先歇歇，曦嵐啊，你怎麼回來了？」

「師父，這是我兩個哥哥，您救了我，他們特地到這來謝謝您來。」

「噢！豈敢，豈敢，出家人慈悲為門，方便為本，拯救眾生乃份內之事，請問幾位由何處而來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們是從家裡來的，師父，我們到這兒，一來是謝您，二來還有點事，向您打聽打聽，您這庵有個小師父叫戒塵嗎？」

「啊，有的，有的，我有個徒弟叫戒塵，你們認識她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怎麼說哪，也許認識，勞駕師父把小師父請出來，我們見見好嗎？」

老尼說：「這有何妨，徒兒啊，到後院把你師兄請來，就說我叫她有事。」

「是，師父。」

小尼姑上後邊去了，唐鐵牛、阮英在裡邊等著，過了一會兒工夫，聽腳步聲臨近，一挑門簾，阮英往外一看，一眼就認出來了，正是陳清秋，是她！

與此同時，「戒塵」剛要邁步進來，抬頭正看見阮英、唐鐵牛在那兒坐著，刷！她把門簾往下一放，轉身就回去了。

阮英這剛要張嘴喊嫂子，門簾摺下了，人走了。

「師兄，師兄！」外面小尼姑喊她，她頭也不會竟自走去。小尼姑只好進來說：「師父，我師兄不進來，她，她又走了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老師父，您這個徒弟來了多長時間啦？」

「有一個來月了吧？」

「老師父啊，實不相瞞，這兒兒著人啦，咱才敢說這話，您這個徒弟呀，是我弟妹呀，她叫陳清秋。」

阮英說：「那是我嫂子，老師父，她是怎麼到您廟裡來的呢？」

老尼一聽忙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罪過呀罪過，這孩子跟我撒了謊，老尼哪裡知道這些事情，頭一個多月呀，她來到我們這裡，我這寺院旁山坡上有一片樹林子，她在那兒要上吊自盡，拴了一個套兒，抓著繩子正在那哭泣，恰巧，我走到那裡，就把她一把抱住，我說：『孩子，你為什麼要輕生自盡呢？』她說她是童養媳，丈夫不走正道，在外頭有三房四妾的，不要她了，公婆又虐待於她，這個孩子說人生無味，願赴黃泉之路，準備在這兒上吊一死。我說：『你年紀輕輕，道路尚長，何以就這樣自尋短見，須知托生一個人，要幾世的造化，你怎麼會這樣輕率的自盡呢？』她說：『我生受折磨，倒不如死後清閒。』我說：『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超脫了那煩亂的情思，擾人的牽掛，自會靜心自得，深悟本性。』這孩子聽到這裡竟然跪倒在我的面前說：『師父啊，你要不讓我死啊，你就收我做徒弟吧，把我領到廟裡頭，我跟你落髮出家，永絕塵緣。』我說：『這可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啊，出家要有恒心啊，你這麼年輕，且又如此貌美，恐怕你享不了這清福，你怎麼能出家呢？』她說：『我看破紅塵，願入佛門，永無悔意，你要不收我，就讓我上吊。』我怕她死，只好就答應了，但對她所說的身世，我也是半信半疑，我怕會有人找她來，故而先沒讓她落髮，暫且帶發修行，這孩子很聰明，學過醫，會配藥，但我一細問她的來歷，她總是支吾搪塞，不能自圓其說，我料定她有難言之隱，今天果不出我所料，你們找她來了，你二位提到，她是你的弟妹，是你的嫂子，這其中究竟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阮英說：「師父，其實倒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他們夫妻倆鬧了幾句口角，就為了這個我嫂子隻身出來，再沒回去，我嫂子是個烈性脾氣，沒想到到您這出了家，現在別的事不說，我們得請她還俗，跟我們回家。」

老尼說：「那太好了，我也說呀，我是過來的人了，她這麼年輕，不能夠跳出紅塵，所以她讓我給她起法號，我給她起了個名字叫戒塵，叫她戒斷塵緣，其實我也知道，戒塵戒塵難戒凡塵哪！那好，徒兒，領二位到後面去找戒塵，人有見面之情，你們好壞和她嘮扯嘮扯，領她回去，也了卻我一樁心事，一會我再過去，啊？」

「多謝師父。」

「好，領他們去吧。」

阮英、唐鐵牛跟著小尼姑到了後院，來到陳清秋的禪堂外面，小尼姑在外邊喊了一聲：

「師兄啊，二位施主找你來了。」

說著話他們兩人就進去了，殿曦嵐後邊也跟來了，邊去邊說：「怎麼回事呀？鬧了半天是你嫂子，是你弟妹呀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你跟著看吧！越看越明白。」

小尼姑把他們給領進禪堂以後，小尼姑轉身就出去了，陳清秋坐到椅子上，臉衝著牆，前邊是個桌子，有一個木魚兒，手裡拿了一個梆子，桌上一本經卷展開，在那正唸經呢，當當當當，嘛咻嘛裡呀，不知道嘴裡說些什麼玩意兒。

阮英、鐵牛、曦嵐幾個人在這兒站著看著陳清秋，陳清秋連頭都沒抬，梆梆梆念著經，阮英見狀說：

「嫂嫂，我們來接您來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弟妹呀，我來看你來了，你受了委屈啦。」

陳清秋好像沒聽見，嘛咻嘛咻還在那唸經……

有一會兒工夫了，阮英說：

「嫂子啊，我們可是專程為您來的，難道連這麼一點臉都不賞嗎？一句話咱們都不過了嗎？嫂子啊，您就真格的覺得我們不值您一句話錢嗎？」

這時候陳清秋才把梆子，木魚兒歸到一旁，轉回身來說：

「二位施主，有何見教？」

鐵牛一想好嘛，施主啊，全不認得我們了：

「弟妹呀，不認識三哥了？」

陳清秋啊，別看表面上好像很平靜啊，從她眼神裡頭看得出來，心情是非常複雜非常沉鬱的。

阮英說：「嫂子啊，我們來請你來了。」

「嗨！」這一嗨，眼圈紅了，但沒掉眼淚。「阮英兄弟，唐三將軍，你們回去吧，請我幹什麼呢？我又是出家人了。」

「我哥哥回心轉意了。」

「對，雲平想你，我哥倆在一個屋裡睡，在一個床上，他每天晚上說夢話呀，嘴裡總叨咕陳清秋陳清秋。弟妹呀，我一點不撒謊，撒謊是這麼大個兒的……」

「嗨，三哥呀，你們不要說這些，我知道你們為我好，不然的話，決不能大老遠地找到這兒來，但是你們的話，我不相信，姓花的他是冰心鐵膽，無情無義的人，我這叫紅顏多薄命，我不能怪別人，只怪自己，現在我已跳出紅塵，斷絕塵緣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我現在叫戒塵了，過去的我已經死了。阮賢弟，唐三哥，不要埋怨我陳清秋，我不能拿神佛耍笑，出家再不能還俗，你們請回去吧！」

阮英說：「嫂子，我哥哥和您都正在年輕，難道說就這麼虛度一輩子嗎？山挪不了，水改不了，出家還俗可不是改不了的事，嫂子，你一定要還俗。」

「你們就是說得天花亂墜，我有我的一定之規，別埋怨我陳清秋無情，你們請回去吧。」

阮英說：「嫂子，你真不下山啊，我當兄弟的，我知道您不是那種不通情理的人，我相信，真心求佛，佛心動，您不走，我就給您跪下，該怎麼著，您看著辦。」唐鐵牛說：「弟妹呀，按說大伯子不能給兄弟媳婦下跪，今天三哥豁出臉去了，他們誰愛說什麼就說什麼，我也給你跪下了。」

殿曦嵐在後邊說：「那，我也跪下來唄！」他也跪下啦！

「三哥，阮賢弟呀……」陳清秋也跪下了，眼淚這才流下來，……阮英也哭了：「嫂子，你就原諒我哥哥吧，他把您得罪了，你可能是寒了心啦！感覺我哥哥對您是忘恩負義呀！」

「兄弟呀，我不能去，他心裡頭沒有我，你們對嫂子對弟妹，我是感恩不盡啊，可是我到你們營中，跟他磕頭碰面的，別驚扭扭，不給你們也添累贅嗎？強摘的瓜果不能甜，你們往一塊兒撮合也沒用，你們回去吧。」

阮英說：「嫂子啊，我哥這回可是真回心轉意了，您要回去的話，我們跪在這兒就不起來了。」

陳清秋面對此事，也有點無可奈何，最後她擦了擦眼淚說：「好好好，如果讓我跟你們去也行，花雲平得是真正的回心轉意。」

阮英說：「那還能有假嗎？」

姑娘站起身說：「您先請起。」

三位都站起來了。

姑娘說：「要讓我下山，我只提一個條件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行，十個八個條件都行。」

阮英說：「嫂子你說吧。」

「要想叫我下山與他重歸於好，得讓他由打宋營，一步一頭磕到連雲庵，來表示他的誠心，這也算對佛爺請罪。」

阮英看了看唐鐵牛，心裡說那能行嗎？

唐鐵牛心裡有數，說：「行，弟妹這條提的不高，得給他點厲害，他辦的事兒也是太可氣啦！就讓他一步一頭磕來。」唐鐵牛心想，兄弟不磕我磕，我豁出來了。

阮英說：「行，嫂子，我哥哥真要做到您可得真下山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我決不食言。」

「好吧，嫂子，我們這就回去。」

阮英、鐵牛、殿曦嵐離開了連雲庵，回到了公館。跟狀元述說經過，周景龍聽完了後，看了看花雲平說：

「雲平啊，聽見了沒有？一步一頭。」

雲平說：「誰答應的誰去，我不去，她是個當賊的女人，能值得我給她一步一頭嗎，這叫難為我，大丈夫可殺不可辱，我寧可這一輩子打光棍，也不去接她！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住口，花雲平，攻打藏軍山，陳清秋可是個必不可少的人。陳清秋當初對你一片真心，你卻是虛情假意，想想看，要沒有姑娘救你，你能活到今天嗎？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，今天讓你一步一頭去請她，你不要以為這是你們夫妻間事，這是讓你去為國求賢，雲平，你一定要去，這是我的命令，抗令者斬！」

「這……」花雲平不說話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兄弟，廢話別說了，去吧！我們倆還得陪著你哪！」花雲平硬著頭皮跟他們出了營房來到外頭說：

「三哥，我告訴你們啊，頭我不磕！請她行，她可以為國盡忠，將來立什麼功，我也不忌妒，但是我不要她，就衝她提的這個條件，我也不要她。」

阮英說：「你還挺橫呢，你知道姑娘為你都要上吊了嗎？姑娘要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，早就另尋新歡了，何苦來要死？沒有老尼姑救她，早就死了。現在為什麼起了法號叫戒塵你知道嗎？斷絕塵緣，從今往後，就再不能配夫找主了，就在廟裡出家了，有這樣的恒心，花哥哥你不想一想呀，這姑娘多正派啊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兄弟，要不怕影響你情緒，我就給你個嘴巴，打你個沒有良心的負義漢！你跟著我走！」叫他們這一番話說得花雲平半天沒言語，跟著他們溜溜達達地走，走出一段路之後，唐鐵牛看看花雲平那頹喪樣兒，又有些同情地說：

「你心眼兒那麼死嗎？說存你磕你就磕呀！到那兒跟姑娘說幾句話，暖暖心，多說點好聽的就有了。」

阮英在旁邊說：「可不是怎麼的，到那兒一見面兒，氣就消了一半，你真要再給她一個，那姑娘馬上就得哭了。」

花雲平不言語，只是跟著走，唐鐵牛與阮英一路上是連說帶勸，不知不覺來到連雲庵。

唐鐵牛說：「兄弟，到了，這回可都得聽我的，一路上沒讓你磕頭，到這兒啦，怎麼也得磕一個，真的假的作個樣兒，要不怎麼能打動姑娘的心啊？」說著話，唐鐵牛往地上划拉了一把土，阮英在後面緊密配合，衝著花雲平腿彎這就是一腳，花雲平沒防備，撲通跪倒了，唐鐵牛用那把土往他腦門上一划拉：

「兄弟，腦袋都磕疼了吧！我給你擦擦汗。」

他一抹，花雲平腦門上被抹得泥古千秋，花雲平說：

「三哥，您這是幹什麼？」唐鐵牛說：「這叫做點彩，你給我少說話！」

唐鐵牛緊走兩步敲打廟門：「師父，快出來吧，我兄弟來了！可把我兄弟累壞了。」

廟門一開，老尼姑出來了，「阿彌陀佛。」花雲平剛爬起來，唐鐵牛說：「你瞧瞧，這頭都磕得沒救了，腦袋都磕腫了。」

「善哉善哉呀，這就是戒塵的丈夫嗎？」

「可不是怎麼的，這是我磕頭兄弟老七。」

「師父，我叫花雲平。」

「好哇，好哇，你到底還是來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戒塵哪？」

尼姑說：「走了。」

「嗯？」阮英一楞：「師父，你不是開玩笑吧？我嫂子上哪兒去了？」

「我哪能跟你們開玩笑呢？你們前腳走啊，她後腳就出去了，我問她幹什麼去？她說採藥去了，我問多久回來？她說一會兒就回來，可是等你們來了，她還沒回來。」

阮英說：「你看我哥哥一步一頭把腦袋都磕腫了，我嫂子怎麼能走呢？」

「哎呀，這我怎麼能知道呢？」

花雲平聽到這裡轉身就往回走……

「站住！你先別走。」阮英說：「我到裡頭看看去。」

說完話，他也沒等老尼讓他，徑直走進廟裡，轉了一圈兒，一看真沒有陳清秋。阮英問老尼說：

「師父，你真不知我嫂子上哪兒去了？」

「我真不知道，她沒告訴我呀。你們先請到屋裡坐坐吧！」

阮英說：「不坐了，哥哥，咱們走吧！」

哥幾個離開了連雲庵，走一段路之後，花雲平說：

「這回怎麼樣？她就是水性楊花，你們不應該相信她那些話，咱們哥幾個，都讓她一個人給調理了。憑我們弟兄這本事，就破不了藏軍山？就拿不住響馬……」

「行了行了，你別吵吵了。」

他們又出來有二三里地，阮英眼珠一轉，突然站住說：

「不對，咱們得回去，她不可能走。」

唐鐵牛也隨聲附和：「對，我也那麼想的，師弟，咱還回去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要回你們回，我不回，我走了。」說完話，他悻悻然往回走去。

阮英說：「三哥，咱倆回去，這回咱倆這麼……這麼辦……」

唐鐵牛說：「好，聽你的。」

阮英和唐鐵牛兩人回來了。這回沒叫廟門，從牆上跳進來的，直接走進老尼姑的禪堂，老尼姑嚇了一跳，怎麼進來的？甬說呀，打牆上跳進來的。阮英沉著臉說：

「師父，你說吧，我嫂子藏哪兒了？你剛才的話，言不由衷，我看出來了，你們把她藏起來了。」

唐燧子說：「師父，我看這裡有鬼，你可別跟我們哥們動這個，我們哥們，闖蕩江湖，眼裡可不揉沙子。」

老尼姑說：「她是真走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她不真走了嗎？這回我就不讓她回來了。她說謊騙我們，我們讓她無處安身，我把她的禪房給燒了，省得她唸經不行善……」

說著話，唐鐵牛邁步就往後邊跑。老尼姑看唐鐵牛那怒氣沖沖的樣子，忙問阮英：

「施主，他要幹什麼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這大師兄可不是好惹的，他當過磨盤山寨主，個子小，脾氣大，聽他那意思，大概是上後院放火，燒戒塵的禪房去了。」

老尼說：「哎呀！那怎麼行呀！戒塵的禪房跟我們整個廟全連著，燒一間，那不全著了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師兄上來脾氣還管那個，他那勁兒要上來，九頭牛都拉不動。」

老尼姑說：「那我更拉不動了，施主，你快去勸勸他吧！」

說著話老尼姑邁步往後就走，阮英在後邊跟著。當老尼姑與阮英來到後院兒時，一看唐鐵牛已經把幾捆柴草從廚房裡抱到戒塵的禪房門前，手裡拿著引火之物，正在打著火往柴草上亂捅，眼看著柴草火舌搖曳，就要熊熊而起，老尼姑可真害怕了，忙說：

「別燒了，我徒兒回來了。」

阮英在旁邊偷著笑了，心想這招兒真靈，我就琢磨著，肯定她藏起來了。

「三哥，快回來吧，把火澆滅！」

唐燧子由打廚房拎來兩桶水，把火澆滅了。

「行啦，沒事了，這點柴草呀，一會兒給你留下點錢，不能白點，權當過年看煙火啦！」

「哎呀，阿彌陀佛！」

「我弟妹呢？」

「在我的禪堂裡屋坐著呢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他們倆來到前邊老尼的禪堂裡屋一看，果然見陳清秋就在裡邊端坐。陳清秋藏哪兒了？就藏在大殿，那裡有個南海觀音的站像，她在那站像身後，師父一嚷，她就出來了，阮英一見清秋，說：

「嫂子，你不對呀，我哥哥來了，你怎麼躲了呢？要不就別提這個要求，你提出條件來我們答應了，你怎麼還不見我們呢？」

陳清秋這陣眼淚一對一雙地往下掉：

「哥哥，賢弟，你們別騙我啦，他根本沒有回心轉意，道上他別驚扭扭，他都講了些什麼話？嗯？」

「他說印來接你呀。」

「哎！我都聽見啦！他根本沒有回心轉意，他口口聲聲還在罵著我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

「唐三哥，我在暗處陪了你們一路，什麼聽不著？」

唐鐵牛心想，這小丫頭，真好呀，敢情她背後聽聲兒。

「弟妹呀！你就……」

陳清秋說：「行了，你們請回去吧，不要再多說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嫂子，您跟了我們一道兒，有些話恐怕沒聽清，就是有的聽清了，那也是我花哥哥說的硬逞能的話，他怕傷面子，不管怎麼說，他到廟門這可給你下跪了！老師父可以作證，對不對？」

老尼趕緊點點頭。

阮英說：「嫂子，你不見面，這不對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花哥哥上門磕頭，也夠說了，您這一藏，他也回去了，這麼樣吧！我們為你倆再回去一趟，這回把他再搬來，你可別藏啦！不管如何，見個面兒，行不行？」

陳清秋說：「好吧！他真若再來，我可以和他見面一談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，咱一言為定，告辭了。」

哥倆一塊離開了連雲庵，又來到了公館。阮英、唐鐵牛進來跟狀元把這事又說了一遍，周景龍看著花雲平說：

「七哥呀，你聽見了嗎？陳清秋對你的行動是瞭如指掌，我嫂子對你是一片深情，七哥呀，你得想想，嫂夫人的苦處了，她為

你誤傷了大哥穿山虎陳鷹，她為你豁出一切，得罪了不少同行，她為你忍氣吞聲，林中尋死，最後為你落髮出家，身陷空門，我想姑娘的真誠，可對青天，可對神靈，石為其開，鐵為其融，何況你是血肉之軀的男兒……」

其實，花雲平也不是毫不動心的，只是他礙於種種客觀原因和主觀意識的阻力，現在聽周景龍這一番話，也覺得說的有理，他沉默了一會兒說：

「狀元，你說我該怎麼辦？」

阮英說：「怎麼辦？沒別的說，真心實意地再辛苦一趟，為打藏軍山，為暖姑娘的心，為公為私，都該再去一回。」